寒岡言行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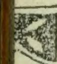
乾





寒岡先生言行錄目錄

第一卷



寒岡先生言行録目録終

寒岡先生言行錄剳記諸子目錄

張顯光 字德晦號旅軒玉山人居仁同謚文康

徐思遠 字行甫號樂齋達城人居大丘

孫處訥 字幾道號慕堂日直人居大丘

文緯 字順甫號茅溪南平人居居昌

郭赳 字稱靜號省齋玄風人居玄風

李厚慶 字汝懋號畏齋碧珍人居靈山

崔恒慶 字德久號竹軒永川人居星州

張興孝 字行源號敬堂玉山人居安東

朴明胤 字孝叔號楂翁密陽人居星州

寒岡先生言行錄劄記諸子目錄終

寒岡先生言行錄卷之一

類編

學問

先生十三歲時受易于德溪吳先生纔讀乾坤二卦餘皆推類通透吳先生大奇之嘗謂先生曰以公之英才大器必將出為世用盍從俗取科而後惟意所欲為也耶先生常歎時文之累慨然有求道之志既冠謝棄場屋專意聖賢之學李厚慶

先生自妙齡篤志勵行以聖賢自期受學於

師晷刻不自放過文理日通辭義日達德溪令諸生作七夕辦先生即呼裴德秀而書之口號不停言皆正大德溪大加稱嘆曰非徒文辭出羣器識亦已超人他日所就必非凡輩所及 文緯

先生早喪先君子與伯氏叅賛公奉母夫人以居伯氏亦好義樂善之士也入行孝弟出事問學質之於師資之於兄文行漸進儕輩嘆服 文緯

先生年二十二得鄉貢初試時先生志學甚

篤絶意外慕赴京師不見會試而還自是以後益加堅苦刻勵之工雖燕居之時未嘗脫上衣亦未嘗施惰容必夜深而寐鷄鳴而起終日危坐講讀不輟 李爵

先生少時往質心經於退陶李先生問難質疑擧一而反三李先生致書于德溪吳先生極其歎賞知其爲他日大儒 李爵

每日晨興盥櫛衣冠拜於家廟退處書室整几案啓書冊對越聖賢靜坐講習硏精覃思玩繹求義必至夜深而罷 崔恒慶

癸亥春先生往拜退溪先生質以所疑李先生語以聖門爲學次第之方於是始覺前日所向之未有所定而向裏鞭策規模日廣事業日弘 文緯

先生聞南冥先生之高蹈遐舉懷刺謁之南冥聽其言論知其志操大加稱美 文緯

先生弱冠以後便棄舉業囂然以古人自期 郭趪

先生旣謁退溪先生而歸李先生稱賞不已曰資質穎敏志學好善寒暄疏慶豈無餘

韻仍致書德溪賀得英材 李蒭
先生東脩往拜于南冥先生之門佩服敬義
之訓益篤踐履之功 李蒭
先生一生用功專取法於朱子故於大全語
類語錄近思錄諸書尤爲致力每讀其書
如親謦欬至於講道捿息之地亦莫不想
像而興懷 李埥
先生每日必鷄鳴而起明燈整坐講誦達曙
或廢燈而坐涵養不息時或問于侍側子
弟曰爾等之心方思何事方走何方收放

心是學者第一工夫也李[illegible]

先生在武屹尚龍侍夕供後先生整襟危坐瞑目不言肩背竦直氣像雍容儼然如泥塑人恰至夜分乃擧目視左右時月星明槩山川靜寂先生開戸而出散步中堂陶陶然有自樂之趣尚龍問曰先生今夜冥是曾點風浴灑翁光霽底氣像乎先生曰吾嘗學焉而未能君言無乃太過乎裴尚龍

先生之學尤爲致力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莫

華之發闇然而日章故靜而持養之方寔
息之節動而聲氣之發步趨之舉莫不遵
古人已行之法而皆有規範不差毫釐 文
緯

武屹非但洞壑之幽泉石之勝賓客罕至應
接頻歇捜閱書籍一意專精以是辛亥以
前七八年在武屹時多 裴尚龍
毎閱諸書一簪數行而至義理喫緊處則必
旁搜他書參攷互證以極其歸趣 裴尚龍
先生處山中山外事絕不相聞纂述袁集之

暇輒讀聖賢經傳陶然有自得之趣常誦古人之言而書諸壁上曰深山之中築土爲宇編蓬爲戶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 裴尚龍

黃錦溪俊良爲本州倅時以先生講學無所爲築數楹精舍名曰溪塾先生晩年以深衣幅巾儼然端坐日與遠近士友講道論學 崔恒慶

先生資禀超羣穎悟絕倫志學以來勤劬刻苦於書無所不讀於行無所不力於事無

所不習於藝無所不究至於天文地理醫方亦皆講而通之冠婚之儀喪祭之制莫不精求而講明以爲天地間道理非吾儒以爲事業更誰擔當 文緯

先生之學博求經傳得其大義語孟庸學尤所致力至於靜字敬字上工夫益加勉勵 崔恒慶

先生名其所居之室曰敬義齋堂曰景晦軒曰忘老其操存夾持之工老而彌篤 李天封

山泉菴在武屹溪東數十步房廳各一間有泉瀉出巖罅取以名菴終日危坐俯讀仰思常以育德果行自期 裵尚龍

山中景致名稱彷彿乎古昔者則必倣以爲號非以古人自居顧名思義親切想像益篤體驗之實有非他人所能窺測也 裵尚龍

癸酉 宣廟命擢學行卓異之士時金東岡以副修撰入侍啟曰鄭逑學問通明從李滉學又嘗往來曺植之門既有才識又有

學行當以布衣入對訪問治道觀其人品然後命之以爵可也 崔恒慶

先生曰學必講諸古而明道必行之已而得徒有聞見之富而不能有諸已者說夢衣被之類亦奚以爲須要於幽獨得肆之地心術隱微之時不敢有一毫放過始可謂學文緯

先生於濂洛關閩之書無不該通而於朱子語類大全講明之功益深切真西山心經尤所尊信故晩年編集發揮以授後學有

志於學者不可不考究 文緯

尚龍嘗侍坐家僮來報失鷹欲偕僮返摟料理捜覓先生問何以遽歸尚龍對之以實先生正色曰使君求放心之誠常如求放鷹之切則何患不如古之學者乎 裴尚龍

先生既登退陶先生之門叩質心經精思力踐又拜南冥先生景仰高風往侯大谷成先生而尊慕之從遊質問知見廣大篤志力行獨得其宗於晦菴退溪之後者惟吾先生一人而已 李厚慶

讀書

先生年纔七八已受大學論語等書觸處洞然 崔恒慶

先生文藝夙成年十二時讀通鑑不由師授十四五與吳秀才俔受易於德溪先生乾坤二卦纔讀了便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德溪即掩卷嘆曰儘是英材鄭某既已精解俔乎爾退而學焉可也 李增

先生讀書必究大義爲詞章不事世俗陳腐之態因文推理就裏着實一時流輩鮮有

及之者德溪甚愛重之亟稱道之搢紳之
來過黌堂者見先生言行文章皆知其他
日必爲大儒 李堉
問未嘗不讀書而讀了後便全然忘却奈何
先生曰持敬工夫何處不宜而讀書時尤
覺有味君試行之纔有別文緯
先生曰讀書不要多只要精熟不熟則不能
得其義不精則不能察其理 孫處訥
竊瞷先生讀書時讀第一句心在第一句讀
第二句心在第二句讀未畢雖有急速未

嘗遽起讀既畢輒整卷危坐沈吟良久而

後酬應他事 文緯

先生語學者曰所貴乎讀書者非爲剽竊章

句以成文章取科第而已讀聖賢經傳其

法有四一曰體認二曰體察三曰體驗四

曰體行苟不用此四法其義亦無以通曉

况於吾身心有何益焉古人鸚鵡之譏可

不懼哉 郭趙

先生嘗讀朱子大全語類等書至忘寢食曰

孟子云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吾於此書亦云李先生(退溪先生)在洛中始得見此書便解官載而歸平生得力皆在此書如此而後方可謂讀書以余觀之退溪朱子後一人也先生退溪後一人也(李蔚)

先生於聖賢之書無所不讀而讀則必求所當然所以然而知之知之則輒體認於心而爲踐履之地(郭䞭)

先生嘗讀史書緯敢以尹和靖事告之先生笑曰程先生之意別有在也若一切以是爲戒則何以通古今治亂之故別人物臧

否之迹只看吾讀之如何若是爲玩喪之資則甚不可也 文緯

異端之書亦無不涉獵究知其所以爲異端之故然後錄不復看 張興孝

先生癸卯還鄉時年六十有一終日看書繼之以夜孜孜乾惕如少壯刻勵者然 裴尚龍

持敬

先生雖在燕居之時惰慢之容不設於身體未嘗頃刻欹倚未嘗頃刻解衣時或閉目

危坐凝然不動望之若泥塑人若不可親者而即之則溫溫如在春風之中矣李爵

先生自學字時已知尊文字至於片字之落地亦不踐蹈文緯

先生於人待之以誠而接之以禮少無弛慢忽略之色及至搢紳爵位者則恭謹之容迎接之禮少無懈意終日相對無有所虧文緯

先生每事必敬謹周詳雖於子弟間書札一字之訛必刀改而更書之李壆

先生於簡札往復之際雖等輩必正書成行一字一畫未嘗挾書濃墨盖其敬謹無處不到也 李天封

先生處事周詳一事一物之細一言一行之微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必纖悉謹密未嘗放過 張與孝

資品

先生生質之美固自秀異而原其家世之積則節行文學之氣脉實有所自來也又寒暄堂篤厚醇正之德爲不斬之澤其所以

流灌濡染者亦豈尋常哉 張顯光

先生天資高明識量宏廓粹如精金温如良玉 崔恒慶

爲兒戲嬉擧止異常坐作有處同隊羣童推以爲長出入奔趨一依號令 李笴

先生自幼少時已有志於聖賢之學年十三四摹畫先聖遺像展壁行禮人或有謾而戲之者則輒呵止之曰先聖在此何敢乃爾 李堉 ○東湖李公亦有此錄曰先生少時畫先聖遺像揭諸中堂每月晨起先謁祠堂退而祗拜于畫像禮畢卷而藏于櫝中如非疾病出入未嘗一日廢也云云

而嬾於重出不復别書

年甫十餘赴黌舍受教於德溪先生德溪時爲星州教授官容儀夙成器局超凡文理早達與趙有法德溪常稱之曰非常人也凡有製述先生必居首時有一衙童亦來同學一日招入微賤之人於齋房與之語先生厲聲曰齋舍尊嚴非此等人所入之地也仍令人曳出之德溪聞而奇之李爵

先生十歲以後已有成人儀度穎悟超凡耳目所接無復遺忘李厚慶

先生幼有奇質聰慧絶人擧止異常人皆以遠大之器目之年十餘從德溪學時遠近來學者幾至百餘人諸生羣居遊戲而先生獨儼然端坐不妄笑語 李埥

先生豪邁出天穎悟絶人勇決寡儔才用不窮十七八歲時已見得天人一理聖賢功業超然萬物之上視世間榮利如浮雲 郭趂

律身

先生不喜紛華聲色之類未嘗一接於目故

先生所至雖貴富之家不敢奏女樂焉歲
丁未春先生除安東府金栢巖玏乃前倅
也路由榮川交代於龜鶴亭酒既醺泛小
艇於前潭命二丫鬟奏陶山十二曲先生
揮斥之盖主人雖知先生不好俗樂而此
曲乃老先生所作也意以爲必不可止而
先生且辭焉其微意盖可想矣李塏
先生曰學者持身當如處子不可一點受汚
於人至如有官者尤不可輕見輕見則必
有後悔觀陳無己所以辭章子厚則其所

自重者何如也此不可不爲之法也 崔恒
慶

先生少時謁德溪先生於山陰路出娥林聞
其倅精於籌學欲一見而未得其功曹潛
通于倅要與相見先生以未嘗一見辭焉
再三致懇然後不得已而見之倅乃禮意
俱勤因問籌學無不通曉酒三行先生以
行祉告別倅挽之甚力先生終不留 李塈

先生嘗閒居塈侍問曰士之要見守令似無
其義而今之所謂士者猶恐或後恬莫之

恥志趣之卑陋甚矣先生曰然此乃士之大閑也不於此而致謹難乎爲士矣 李堉

先生築室海上名聚白堂作記數十百言有床上素琴樽中白醪等語因謂明澈曰士當尚白明澈請其意曰白者易緇一有所染則污學者於身上不可使有一點污也 朴明澈

先生性不喜絲竹天封出入門下四十年未嘗一見歌舞之時 李天封

成德

先生既知俗學之汩人才性又知夫眞儒事業平實廣大不止於一節一藝之成名不貴乎別法異術之反常也於是必欲追古聖賢全體大用之學而爲之則焉故其志則未嘗自安於小成矣其在吾東所親接則以退溪爲準的其在宋儒之大成則以晦菴爲摸範所以制心律己居家在官事君臨民者一惟二先生是式焉 張顯光

先生高明之學純粹之德其可見於言爲動作者溫而栗簡而詳恭而泰使人人同得

其仁而各學其所近如和者得其溫直者
得其栗清者得其簡既道大德盛人得一
段而咸足其量風雨霜露無非天地之至
教而萬物沾被各遂其生成此先生之學
至大而備至簡而約殆後賢後學所不可
及者許穆

先生自在髫齔已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沈
潛性理之書謝絶科擧之業年纔弱冠往
從文純公李先生所聞日益高明所見日
益親切俛焉孜孜以聖賢爲可跂及居敬

而窮理集義而養氣終日危坐夕惕乾乾
惰慢邪僻之氣未嘗一設於身體不正之
書非禮之色里巷之語未嘗一交於耳目
孝弟行於家庭而忠信孚於鄉國持守謹
嚴踐履篤實 李潤雨

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蘊德之光玉瑩山
秀裝禮之輝龍文鳳彩正大光明粹然宏
深滄溟無際何可測也威重之儀若不可
近而即之也春風和煦悱憤之教如不得
聞而受之也時雨潤物識量崇深毀譽昕

慽不足以動其心 郭趂

先生自少時不喜玩弄不妄交遊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博弈之類亦未嘗一近於手 李堉

嘗接於山寺有一友生與緇徒圍棊賭食諸人聚而共啖先生獨不與焉徘徊於水石之間 李堉

先生有志于學早厭擧業精思力行造詣甚高目不視邪靡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手不持博弈之具口不談他人之過從遊之

士曰以十數見先生儀容聞先生論辨無不悅服以至激勵成就者甚衆 朴明榑

先生安貧力學期以成德鄕里之間老老長長曲有禮貌賢愚貴賤皆獲其歡心雖有暴慢之人不敢以非禮干於先生也 李堉

自少出遊人皆倒屣迎致但曰吾先生至也及歿也遠近識與不識莫不咨嗟痛傷而婦人小子亦或行素曰噫吾先生歿也其德之感人心有如此夫 李厚慶

先生待人接物怡然順理不以死生榮辱毀

譽欣慽有動於中故挾彈操弓者睥睨於四方而禍不及焉 朴明㣿

先生每於答問論事之時則和緩中自有嚴厲人莫不心醉誠服有事則問有疑則質孝弟之敎忠信之訓自鄕而鄰邑自近而遠方循循雅飭皆稱曰寒岡先生 文緯

先生終日飮酒少無喧譁解體之氣而接遇長少各盡其道左右問答纖悉無遺非後生所敢測擬也 孫處訥

先生德器粹然不改舊容終日侍話語益溫

恭充養之厚不可量也 孫處訥

先生處世接人言邇氣和而仁愛之念未嘗須臾間 孫處訥

先生德性充然盎粹之氣溢於顏面樂易和平終日怡怡接人之際無賢不肖使之款曲自盡琦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有忿戾之色聞人之善咨嗟而奬勸之惟恐其不揚其有未達者必竭誠開導誘掖備至故雖至愚之人莫不歆慕愛悅而感嘆誠服然而風度凝遠器局峻整不事表襮

望其容顏聽其誨語則放蕩非辟之念自然不萌于中李埥

禮學

先生初據朱子家禮遵行於一身一家知其不可一日廢也而究其大全總之爲家鄉邦國條之爲吉凶軍賓嘉又參之以歷代增損之制質之以兩宋諸儒之論禮之本末於是乎備矣此五先生禮說而終身留意者也好禮之家倣而行之亦可以見先生之禮學矣 張顯光

我國僻在偏荒禮法無憑雖有名賢碩士崛
起探討而不免爲流風習俗之所移卒不
能斷以權制歸宿一定先生深究此弊上
自三代下至歷代諸儒及宋朝羣賢凡講
禮之書無不精究證訂以至大明典禮及
我 國朝五禮儀大典等書亦皆裒聚互
證本之以儀禮參之以時制冠婚喪禮各
編儀節使可行於今而不悖於古獨於初
喪儀未及抄列每對學者言欲一番整頓
而先生嬰疾未及成書李增

先生輯兩程横渠司馬晦菴諸先生講禮之文與夫一時門人弟子往復答問之書合爲一書名曰五先生禮說揔若干卷又患服制鈌失莫之適從遂抄歷代沿革制度纂畫成圖名曰五服沿革圖又裒退溪李先生論禮之書類別成書分爲二冊又以禮記一書篇秩浩大先儒講禮之文散出諸書家學輩未易窺測遂拈出喪禮一欵分類編列名曰禮記喪禮分類自此禮文大備開卷瞭然初學後生昭昭若披雲而

睹天其有功於禮學我東一人而已先生嘗言禮記一書不獨於喪禮分類其他禮說亦皆類別成書則臨時考閱甚為緊要而今不暇為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云爾○李增

嶺南雖稱文獻之邦而乙巳摧沮之餘人皆樂放曠而賤名敎雖士大夫家冠昏喪祭皆用俗禮雜以佛敎自先生出士爭自濯磨轉相慕效故巫覡禱祀之事盂蘭盆供之設不復行於士族矣李增

我國先賢道紹閩洛講明禮學者前後相望而至於勇往直踐使冠昏喪祭之禮無不

畢舉燦然復古惟吾先生耳人文煥然如日懸天有目咸仰於是樂善好古之士講究取正四方風動遠近則之五十餘年之間雖窮村僻巷冠子者有告廟之節昏女者有相見之禮治喪則一遵家禮去餉客金皷之陋行祭則一依祭式有三獻祭酒之儀士大夫家皆倣於禮以前日鄙俚之俗為耻我東箕代得先生而大闡矣豈特四禮而已哉 郭趪

晩年尤留意於禮學裒集五先生論禮之書

綱擧目張粲然備具使學者處吉凶之變開卷瞭然 李潤雨

時禮法廢壞婚姻之家不知親迎之為何事必三日而後夫婦始相見祭祀之家遇忌日則或於僧舍而為佛家侍食供養之事先生據儀禮而纂昏儀祭儀等禮好禮之士爭趍而就正之於是風俗丕變士大夫家知冠昏喪祭之禮皆先生之賜也 李舒

時巫覡禱祀之風大熾雖初喪之家亦備酒食饗賓客以醉為度自先生一倡之後士

大夫家皆感而化之 李舒

昏姻之禮蕩然廢壞習舊因循先生深加痛惋遂倣文公家禮略抄親迎之儀而本之以儀禮及先生子女之昏依此式行之其問名納綵納徵親迎之儀並皆燦然可觀吾東方親迎之行自先生而權輿矣 李埴

我東禮文雖行習俗難變搢紳巨族舊染之汚不能卒革或有廬墓三年斷指刲股而不知以禮事親先生則情文極備尺寸莫不以禮 文緯

又問墓祭素衣帶何義答曰先人體魄之所依必有哀素之心故服素耳 孫處訥

朱子既用黲巾素帶 忌日服 先生亦嘗着黲帛巾其色淺黑自遠望見則素巾而就見則乃淡黑也 黃宗海

嘗問于先生曰禰祭若從朱子則季秋無生日者當如何先生曰朱子初度偶然在季秋故用是日祭禰豈有以無生日而不行成物之享乎 黃宗海

問時祭卜日先生曰三旬丁亥或分至隨所

擇而定之云雖承敎於五先生函丈前亦不外是 黃宗海

鄕飮鄕射之禮人雖識其名未嘗見其禮容矣先生莅邑之日使士子輩展而行之優游於禮法之場人皆敬服於大賢之所爲

行禮時所用之器皆法器也先生一一考出於古書使細大之器皆不失方圓長短尺寸分釐而作之以復古制以應禮用 郭赾

先生嘗問于退溪先生曰晦齋先生奉先雜儀凡時祭盛服無官者用黑團領鄙意則

盛服無如黑團領若紅團領豈是盛服古人不以爲褻服答曰恐然　黃宗海

先生答人書曰祭妣而以考合祭固不可祭考而亦不當合祭妣禮旣當然則奉出一位祭之何至未安　家禮補註曰如父之忌日只設父一位母之忌日只設母一位祖以上及旁親忌日亦然○黃宗海

世俗於緦小功之喪例不治祭服天封㛐母之喪請爲祭服先生曰先賢有功朞不見我心傷之句此誠在君非人勸止天封等爲祭服而服之其後學者多從之一變從

古皆先生倡之也 李天封

先生於禮無不愽考而冠昏喪祭尤致意焉如冠儀昏儀行於世而喪禮則更欲愽考成一冊而未及就 李天封

講辨

庚辰先生拜昌寧縣監謝恩自 上引見問爾所着力者何書對曰臣嘗從事於大學矣 問大學工夫何者最要曰三綱領八條目無非修己治人之方而先儒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愼獨臣恐愼獨工夫最所

賢也次言義利之分向背懸殊故循人欲則快於意而為禍深循天理則儉於用而福自遠終言邦家休戚係賢邪之進退故人主見賢而必舉之猶慮舉之不能先見不善而必退之猶慮退之不能遠也李厚慶

乙未先生以左副承旨入侍 經帷進講易傳語及占筮 上問曰朱子當韓侂胄擅權趙汝愚被謫宋之宗廟危如一髮故遂草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此封事若入則南宋其庶幾而遇遯之同

人取諫藁焚之自今視之則占筮之道不可謂天下之至神而朱子之必以筮決之者何也左右未及對先生即啓曰若使宋寧宗果如 聖教虛受忠言即黜侂胄則其筮必不遇遯此占筮之所以至神也奕顏載怡僚佐心服 李厚慶

問道在陰陽之先 語意本蔡氏說 此說何如陰陽無始動靜無端陽先有陰則陽之理在乎陰陰先有陽則陰之理在乎陽 語意本葉氏說 抑何如先生曰葉氏說非偶然也 張興孝

川谷書院既成取白鹿洞舊規嚴立科條與
諸生講明論辨朱子書節要大學小註或
問有諸生問答一冊 崔恒慶

先君子嘗以書問於先生曰胡文定公云人
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然
則學者須先除去此等氣像方可入道至
如乘肥衣輕亦非有志之士所可爲云云
先生答曰文定公之言只為人不當於富
貴上著心惟當攻苦食淡以養其志云耳
古人千駟萬鍾於義所安則不以為泰簞

食豆羹亦有時而不屑也惟察其義理之當否耳如以乘肥衣輕爲非有志之可爲而於己分當然處亦有所未安之心則殊非素位而行之之意也先君子深以爲格言 李埈

嘗問高風正脉乃後學指南而必於東岡輓章發之者何也先生曰此乃平日論辨者故於其哀詞及之 裴尚龍

先生在 經筵 上問周易程傳本義何先何後時金時獻在僚席曰本義當先先生

曰易之道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進退語默之幾以不失乎時中也徒以占侯前知爲事則此易之末也臣意當先程傳而後本義也 李厚慶

問易傳序有絜精精微四字何謂也先生曰此禮記言也言易之爲書如是也 訥曰何基行狀云於易絜精其心以究精微先生曰此亦然 孫處訥

問朱陸角立之由先生曰朱子主尊德性道問學兩邊工夫未嘗偏廢象山之學偏主

尊德性一邊工夫此乃所以㒹立也黃泉灝

先生言祈雨事於太守太守曰我不殺無辜羔羊先生笑曰君愛羔羊耶訥曰言曰昔晦庵行狀不言祈雨得雨而黃勉齋輒禱輒雨先生厲聲曰君於何書見之耶朱先生祈雨祈晴祭文多在大全詎以行狀疑之乎訥慚恨讀書之不博也孫處訥

丁巳八月初一日先生氣不平停浴七月先生發蓬山浴行至是日亭谷曰論五服沿革圖初三日講定五服沿革圖及李先生禮疑答問命潤兩

寫題目李潤雨

問尊息稱父稱兄極未安有官則稱其官無官則稱上典何如先生答曰稱父兄果未安孫處訥

問以近生知自居不用大段工夫者是象山之學歟曰此乃王陽明之學也張興孝

教人

先生以興起斯文訓迪後學為已任遠近聞風而慕執經升堂者坐不能容各因其材教訓不倦李舒

出入從游之士有父兄則語之以孝敬有官職則語之以忠勤志學問則語之以道理至於庸瑣鄙夫亦莫不勉之以當務從容開導親切婉曲巨細精粗皆出至誠此賢不肖之所以各盡其心也 裵尚龍

先生與明儼叔父名槃號壑峯相善故余自齠齔得拜床下畏而敬之若神明焉聞先生來過則盥櫛迎候惟恐後人先生嘗撫背獎之曰人生八歲皆入小學汝能知此義否蒙養不端長不免爲伎倆人又謂先君曰

教人當自兒時始 朴明榑

癸未先生移居檜淵自寒岡精舍移卜檜淵搆草堂約諸友學門徒爲月朔講會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皆深衣來會以長少拜于東序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自阼階與在位者皆再拜藏

先聖先師之像拜揖就座直月讀約章一過副正推說其意許其質問約中規目一如呂氏之舊讀法訖參講朱子白鹿洞規童蒙須知等篇且相考一朔所習之業詳

在月朝會儀 李厚慶

先生晚年棄官歸鄉深憫鄉曲子弟因兒失學遂聚鄉後生共為通讀約七十餘人聚會講學之儀一依前日月朝之例而略加增損行之二年鄉人悉皆通曉文字多有進就焉 李埥

嘗受論語於先生先生曰若知論語之為書乎乃學者入道之門戶也讀之使人慈良之心藹然而生欲善其身者舍是書何以哉是故朱門訓學者專以是書為初學之

指南今之學是書者但區區於音釋句讀之末為他日科擧之資而無復留意於聖人設教之方作自家收撿身心之地良可歎也 李塋

又曰論語之書辭意精明苟能玩其辭繹其意則不但為治身心之功用亦是通文理之蹊逕昔我與一友生受此書於德溪先生友生當初文理未通讀了後文理大達此吾親見讀此書之驗也 李塋

嘗謂學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幽暗之

中椎席之間毋使褻慢惟純乎敬者守而不失故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於其間所謂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至於外色則學者固不可評論而旁狎也若使旁近循習則自不覺其流入也可不戒哉 李厚慶

先生嘗在檜淵尚龍與諸友約以某日齊會漁釣及期而雨下如注川流漲溢尚龍意諸友不來待晴乃往先生問曰某日聞諸君期會而何以不赴尚龍對以雨先生曰

與朋友有約不廢風雨可也 裵尚龍

乙未夏先生自関裏八洛明衜獲拜於好賢坊先生歷問鄉中消息謂明衜曰士君子行己當於艱險時尤慎不可使人指點也 朴明衜

先生嘗曰學者須是發憤立志勇猛篤實深體力行始得 崔恒慶

先生教人不以讀書綴文為貴惟以灑掃應對進退中規為先 李天封

先生曰學者須是有子路義勇底氣像方不

硜硜遂將毋自欺謹其獨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等語未嘗不三復以戒學者 崔恒慶

丙午三月晦日以 國忌不設酒先生曰今日甚從容且講論心經夜又設燈打話行甫請教先生謂曰人生幾許便能了此好事無以年老自棄武公九十作抑戒武王七十受丹書雖朝聞道而夕死亦可勉勉諄諄累言不已其誘掖警覺之意出於至誠 孫處訥

嘗夜侍先生於夙夜齋時行甫秉醉與克欽論易每每矛盾先生曰易一也豈有兩般義乎但克欽自尊太過恐遭士林之禍蓋從前士禍皆有所由凌侮一世自高太過故人爭冒嫉而起禍也 孫處訥

門人僉會時或私相談笑嘲謔則先生正色責之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只長浮浪之習非所望於諸公者 李天封

先生教人曰學者寧失於伯夷之隘不可學柳下惠之不恭也 崔恒慶

又曰學者須是深自韜晦惟恐人知方是爲
已不失儒者氣味稍有求知底意思便是
爲人不可與共學 崔恒慶
問大學一書何者爲最初入頭處先生曰毋
自欺三字是吾平生受用者 李天封
學者之一言或過不及輒加規箴而歸的執
事之一事毫髮失當必使即改而得正雖
一善一藝之人亦許而親近之優容開導
力勸讀書冀其有得於爲學之方而變化
氣質以踐孝友之實其所以懇懇惻惻誘

掖不倦者何可量也是以學者之資稟凡
下雖學未大得趍向已定固守本分則皆
是郭趆

一日諸生侍側私相與語先生曰在長者之
側不得多言語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學者須是温恭自虛始有進德基址崔恒慶

初拜先生請敎先生曰爲學急務當先致力
於小學然後四書心經近思錄朱子大全
等書可以次第理會李潤雨

又曰讀古人之書精探力踐涵養進修以厚

根本之地可也 李潤雨

先生敎學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學者喫緊用工處也 李天封

有學者請學心經先生曰心經固好然於初學小學書尤緊切 崔恒慶

諸生侍側時或有語及人長短則先生厲聲曰君輩胸中無好語乎毋以此等語撓亂我耳諸生屛氣伏地不敢仰視 李天封

嘗敎學者曰須習靜坐收斂身心如玉藻九容尤加著工處緊要約束不可有些放過

大凡為學不在高深玄妙只就人倫日用上提撕警覺隨遇加察凡百猷為亦宜必求合理有以力行無小間斷方好 崔恒慶

嘗侍坐請教先生曰弘毅二字常念念不可忘也 李天封

嘗以身多疾病不能顧恤人喪難為憂先生曰疾病之來無如之何如贈賻之禮是義也義之所在不可他顧也 李天封

先生嘗教學者曰讀書須要反覆成誦沈潛玩索以自得焉爲古人去千周萬遍其義自

見今之學者却不要熟只恁麽草草看過便自爲是是雖句讀之學亦且不及於古人也崔恒慶

輝舍弟及孽弟拜先生於山中先生問曰羣弟稍長有以相樂否尚龍俯伏不敢對先生曰有兄弟而相愛固是樂愛兄弟而善教尤可樂裴尚龍

問情外口説何以處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可也茍能行此則自外至者何預我哉李天封

起居語默之節

先生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未嘗學意放過以余所見可謂泛應曲當李爵

自先生退來後大臣相繼去國時朝議日乖相與黨比迎合者引之特立者斥之剛毅守正之士屛伏丘壑依阿無耻之徒超資引用幾危宗社尚復忍言於是時排擯先生不遺餘力至如李昌祿雖在同鄉未嘗出入門下而反以門生目之人謂將有不測之禍而先生處之超然日與諸生講論

無一言及時事故雖處此世而禍不及焉

李厚慶

先生未嘗言朝廷得失守令臧否政事是非

凡人過惡或有談及者則必呵止之 朴明流

自百梅園至武屹幾六十里石路崎嶇人馬

難行從行之士莫不困悴而先生每當憩

息之地必端坐石上啟冊看書 裴尙龍

寒岡先生言行録卷之一

寒岡先生言行錄卷之二

類編

尊賢

州有迎鳳書院士論携貳未定所祀戊辰春先生將卧龍故事稟議于退溪先生改號爲川谷奉享程朱二先生曰請手額揭之楣間 崔恒慶

寒暄金先生於先生爲外曾大父而實東方理學之宗也前時苞山邑人立書院於縣東一里許卑湫狹隘又近城市不愜於學

子講道之所燬於壬辰兵火先生遂定議移建於南老洞改號道東申請於 朝賜額以揭乃金先生松楸之下也郭公趪主其事而其規模制度則一聽於先生每春秋院享之後三十月上旬院生具庶羞祭于先生墓臺以為定式 李埈

一邉人 指弼仁 訾先生以不尊尚南冥至以背師目之先生聞之曰莫如我敬先生 裵尚龍

先生以寒暄金先生遭士禍嘉言善行未傳

於世廣搜其遺言事蹟成爲一冊名曰景
賢續錄 李天封

嘗問曺先生以南冥自號其他齋號亦多有
未曉處敢問何意也先生不答久之乃正色
曰君欲執此議先生邪先生高致非後學
所得瑕玼也 裵尚龍

問晦齋先生當日處事如何而有後人疑議
乎 時有五賢從祀之請而宣廟以晦齋先生乙巳錄勳事多有未安之敎嶺儒方欲陳疏辨白故云 先生良久曰余昔問此事於
退溪先生先生變色曰求有過於無過之

地可乎余懼而退云 孫處訥

事親

先生早失庭訓爲永感其事慈闈一以養志爲孝然而亦未得久於侍奉則所以自致者葬之以禮克盡者祭之以禮而已 張顯光

先生早孤家契清寒及擭室于李氏夫人誠孝兩至大夫人甘旨之供寒暑之具備盡而無憾大夫人常稱之曰賢哉吾婦先生以此尤加敬重至老不替 李舒

先生伯氏參贊公早世仲氏西川君遠在京洛先生獨奉大夫人孝養備至嘗於夏月積薪垂盡先生命斫家前柿木析而爲柴傍人皆曰柿木不可伐也先生不應俄而淫雨數月不止家家皆有薪槱之憂痢疾柒熾人多致死而先生日取柿木以溫親闈得免疾患蓋先生知有久雨之候 朴明瀗

先生少孤獨侍大夫人奉養之具極力備辦靡不親執躬行 李埴

世業清貧衣食不給而曠然不以爲意至於事親之際就養服勤溫凊必盡其節甘旨必極其誠告面游方一如古人 李厚慶

先生事親之日一事爲之微一出入之細靡不先禀而後行一以體親心養親志爲先未嘗有一言一事之或拂親心 崔恒慶

日必晨起省視親闈憂愁之色憤怒之聲未嘗一聞於庭下雖於僕隷之賤犬馬之微亦皆以和顏接之一室之中擧是春風和氣之雍雍也 徐思遠

友愛

西川君後于大宗宅于洛城先生每以異居爲甚恨其於往来相會之際所以愛悅和樂無所不至故見者莫不欣服其旣翕焉 張顯光

先生伯氏竹坡公叅贊公號性嚴有法度先生事之如嚴父竹坡公不幸早世先生奉寡嫂寧二女奉養如老親撫育同己女及其長也擇壻成婚資裝臧獲無間已出又立後以奉先祀 李簕

居喪

戊辰冬遭內憂時先生年二十七初喪送終一依經禮遠近來觀弔者大悅作倚廬於門外牆壁不蔽風雨左右請塗之先生止之曰罪人豈敢自安經年而不解經帶哭泣不懈仍致重傷幾危僅甦 李舒

先生少時居大夫人憂哀毀過禮動遵法度弔者感悅先生以判書公墓非其地欲改卜新山合祔夫人近村有士族老人即以其山 即蒼坪山也 讓于先生自撤其家而移居

焉人以爲孝感所致 李埴

先生自遭艱以来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旣殯瞿瞿不脫衰絰假寐倚廬未嘗背殯深冬盛寒霜凝衣被右偏受風幾危而甦 李埴

近世葬者不用柳車先生葬大夫人始作小方牀而竪纖過重發靷至狐嶺時値劇熱擔軍皆疲困顚踣莫能起先生手取小扇詣軍前悲號而扇之人皆感激垂淚一呼而至墓所 朴明徹

先生遭内艱罄竭心力必誠必信送終之具

一從禮制毁瘠骨立人甚危之而卒能克
辦大襄永終至孝一時皆以為至誠所格
非人力所及也 李堉

先生孝友之性出於天賦及至在疚襲殮之
節朝夕之奠一依朱子家禮未葬而疾篤
將至不起仆卧苫不省者累日一門親
丈一鄉知舊遑遑憫惜咸勸以禮終孝幸
而不至滅性及至襄事考圖命匠始造方
牀制度極其精巧至今以禮葬親者莫不
遵守其制 文緯

奉先

先生王母貞夫人即寒暄金先生之女子子而墓在金先生墓之下先生就道東院西民庄以資易之立數間屋子名曰洛皐以爲徃來齋居之所至今邑中士子募人以守之 李埥

先生每當祭時魚肉之類必親監宰割以致如在之誠末年患風痺不能運動而値忌日則必加祭服俯伏室中以待祭畢祀事若不如意則竟夕不悅祭畢無愆則神色

乃安以此子弟之來預執事者亦皆前期而會莫不奔走致誠焉 李天封

先生性儉素然祭服祭器則別備而藏之祭物亦極其豐潔 李爵

先生於齋戒之日作牌懸於門外客見牌而去宗海嘗謁先生適當先考忌日先生曰君則常所往來之人故與之相接由是觀之齋日接賓客非禮明矣 黃宗海

先生祭祖先時雖異姓子孫皆令與祭 黃宗海

人或有饋生魚肉而禮義可受則必命藏之
以備他日薦享之需故家契清寒而祭物
豊潔擬於富卿 李天封

三月上旬之祭本朱子之著於家禮者而先
生行之是則慮其寒食之或跨乎仲月而
有一月二祭之煩數者故朱子創之而先
生述之茲實正禮 黃宗海

先生之長兄無後而死仲兄出後大宗先生
以季子難考妣奉祀之禮問于退溪先生
先生乃據朱子答李繼善書而答之其略

曰宗子成人而死則當為之立後未及立後之前不得已權以季為攝主於祝文年月日下不稱孝只當云攝祀子某敢昭告云云先生依此行之後取仲兄子為伯氏後 黃宗海

先生移卜檜淵之後築一室命曰望雲庵蓋志先壠在目中也 李堉

外先代久遠墳墓必出文播告于內外孫備奠物告辨省祭或加土修砌以此觀感而化之者甚多 李䈞

居家

先生之處於家也內外之分斬斬有別雖男妹之親不令同席而坐下至婢僕亦皆有男女之別 李舒

內夫人嘗遭母喪先生以為雖婦人三年之內自當盡禮先生獨居外舍以至服闋 朴明胤

家內雜冗一切不留於心專意性理之學遑遑若不及雖朝夕之資屢空亦曠然不以為憂若貢賦徭役則恪謹盡心必先諸小

民而輸納焉李䈍

凡居處服御外物奉身之類一以質儉朴素完固潔淨為道華麗侈大之物未嘗一近於身文緯

飮食衣服之節

深衣幅巾之制廢而不行久矣先生倣古制創為廣布造深衣幅巾大帶時時着之端拱終日見之者或笑而怪之先生不以為意李䈍

先生性儉素自奉甚薄衾衣必以白布為質青

布爲緣衣不以朴麤爲苦食不以蔬糲爲
憫嘗曰衣取掩體食取充腹而已李蔚
先生久在山中齋僧單薄不遑供給親舊餽
獻先生輒別置以待祭祀之用不許常用
朝暮盤羞惟山蔬數豆而已衣服垢黷亦
不得瀚濯雖年少猶不堪艱楚尚龍嘗以
體候致傷爲言先生曰君相從有日而反
以口體憂我邪士之志於道者憂不在此
也裴尚龍

交際

先生與金東岡同里閈自少友善金松庵沔郭存齋趪李玉山起春亦與相善皆一時名流也相遇則講論義理終夕無倦達夜不寐 李笥

宋正字 名遠器 號亞軒 徐樂齋郭院長趪頻來省候來輒久留樂齋少先生七歲每到山中晝對一案夜連枕席而晨起盥櫛入拜案前先生但凭几以答 裵尙龍

先生前日未嘗近聲樂適有一守宰爲先生設宴曰陳聲樂尙龍以爲問先生曰彼作

意遠来慰我窮寂若拒而斥之恐非在我待人之道 裴尚龍

威儀

多士文會每朝行相揖禮畢或設小酌先生中坐長老在近行為有司者別行諸生列侍左右以次傳飲卑幼之供應唯者亦皆使之執爵伸敬獻酬升降條理纖悉雍容永夕和樂肅整節文威儀有足可像 裴尚龍

每歲晬日先生不許人行酒盖追慕劬勞之日不敢宴樂也翌日親舊門生始設壽筵

雖卑幼詣爼獻爵則先生必兩手迎受既飮獻者趍進執爵則先生必回顧左右兩授爵未嘗以退爵還授獻者酒半先生言笑和暢藹藹若祥風慶雲在座老少各盡懽情而禮數素定不嚴而整 裵尙龍

先生每謂門徒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酬酢之禮但令稱量而已可也若强勸過飮虧損禮法是罔之也非所以相愛之道也 裵尙龍

處鄕

遠方賓朋鄉閭黨屬惟力所及而必周必悉少無闕遺盖其厚德實行出於天性寔勉强者所可彷彿哉 張顯光

先生之處鄉閭也人有疾病則惠藥以救之喪葬則設素而賻之隨情稱分靡有所遺雖嬰痼疾轉輾床席而此禮未嘗少懈 李埴

先生與鄉中長老及後學若干人修稧月朔設先聖畫像拜禮畢講論義理譏諭諄切而稧約條目一依呂氏鄉約而潤色之 朴明胤

先生居鄕黨待人士不事表襮開心坦懷升堂襲薰如入春風之室雖其至愚咸得歡心焉 李天封

先生在寒岡精舍時鄕人之有志於學者後生之稍有志尙者合爲一稧又於檜淵爲通讀之規朔望會講一月考其所讀一年考其勤慢春秋別爲勸懲其立議条約勸課儀式俱在集中 李天封

嘗侍側因事裁簡於鄕任而用小片紙先生禁之曰鄕任卽古之鄕大夫也不可用片

紙胡草遂令改之 李天封

辭受

丁巳秋先生發蓬山浴行行中以吳德溪忌日行素客陽府使李弘嗣入謁欲設酌先生以先師諱辰辭之 李潤雨

先生於辭受之禮尤加謹嚴凡有饋獻未嘗遽受亦未嘗遽辭必揆之以義十分停當則雖重亦受一毫未安則雖輕必辭蓋辭多而受小非先生何能一一中禮如是 崔恒慶

先生遇家忌而人或不察有以魚肉饋者輒
辭之曰今日即我其親忌日也不敢奉受
李厚慶

人有進生魚者先生曰子有老親盍以此歸
養之其人憮然而退余進曰彼以厚意來
何故必辭先生曰君子於辭受之際先觀
其人可也何敢一毫放過也後聞其人有
不孝之行云文緯

丁巳洛行到溫井蓬山太守黃汝一聞先生
行别筵具屋二間極其精潔又造假家二

間為舅子容接之所可見其誠款也先生
極謝見待過厚令人不安之意且辭官供

李潤雨

寒岡先生言行録巻之二

